

田家炳金句：

「人生的價值就是能夠常常想到人家的利益，為他人做出一些貢獻，盡其在我去做，特別是不惜損己利人，長期堅持這個原則，我覺得這就是人生的最高價值。」

1919-2018

田家炳遺愛人間系列之桑梓情深篇

2018年8月7日(星期二)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
■責任編輯：鄭慧欣 ■版面設計：美術部

A8

辦學贈醫築路 反哺家鄉30年

赤子情懷繫故里 捐款數億助發展

走進位於廣東東北部的梅州大埔，田家炳系列工程項目無處不在。一位「80後」鄉親說，每天一出門，就要走他助修的橋，去他捐建的學校讀書。斯人已遠去，過去30年來田家炳捐建的學校、醫院、橋樑、道路、水電站以及眾多豐富民眾文化生活的公

共場所，構建起了大埔社會發展的重要框架。大埔縣委宣傳部副部長蔡葵說，早年政府財政收入有限，田家炳先生在家鄉興建的一系列工程項目，為家鄉人民築牢了美好生活的基石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帥誠 廣東梅州大埔、佛山報道

大埔縣城區不大，外地人到訪，只需半個小時就能把中心區域逛一遍。但在大埔人民醫院院長黃裕堅看來，用地緊張的情況下，要改善醫療軟硬件水平，醫院急須拆建升級。

眼前嶄新的住院大樓，和挖掘機奮力拆建的門診老樓現場，在烈日驕陽下塵土飛揚，黃裕堅卻幹勁十足。汗水濕透衣襟的他表示，現在正在拆卸的門診

老樓，早在2016年就得到了田家炳的首肯。只是未料到，按照三甲醫院標準新建的住院大樓已投入運用，卻沒能等到田家炳的再度歸來。

提高醫療水平 患者慕名而來

時間軸調回到1991年，田家炳出資160餘萬元，在縣城劃出5.2萬平方米的用地，興建田家炳住院大樓和門診綜合樓。從此，大埔民眾有了自己的醫院。田家炳也開始在各個鄉

鎮建設系列衛生院，為農村提供整潔明亮的就醫環境。蔡葵透露，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，田家炳在家鄉同時投資興建很多項目，學校、醫院、道路等工程同步推進。隨着縣人民醫院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，慕名而來的患者越來越多，日益老舊的大樓不能滿足現代醫療需求，拆除擴建成為不得已的選擇。2014年，黃裕堅與縣領導一起赴港向田家炳匯報醫院升級擴建工程計劃。

「沒想到他那麼開明和親切。」黃裕堅記



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

得，一行人把這份改建計劃簡要說明後，田家炳二話不說就點頭，同意把二十多年前的心血推倒重建，更隨即表示再捐300萬，用於住院大樓的修建。

交談期間，田家炳細心詢問醫院發展計劃，從病床數量、醫療設備到患者需求的變化，都一一詳細了解。

不過最讓黃裕堅難忘的，是田家炳不經意間透露出「現在的資金不如曾經那麼充裕，只能在後期培訓領域多作貢獻」。黃裕堅邊說邊泛淚，「以前只聽他為了履行捐助承諾，賣掉別墅住公寓。如今親眼看到他租住在公寓裡，內心起了許多波瀾」。

心生感慨的黃裕堅，拜訪回來後就帶着這份感動和關心，開始忙於醫院的升級建設。兩年過去，醫院有了新的住院大樓。

「醫院升級後留得博士人才了！」黃裕堅原本想在住院大樓搬遷時，把這句話匯報給田家炳聽。帶着這份遺憾，黃裕堅更下決心要像田老先生一樣，認真做事，親和待人。

激勵走出家鄉 傳承精神財富

除了醫療設備外，過去30年來，田家炳先後投入3億多元建設家鄉，其中一半以上都用在教育。

從華南農業大學畢業回鄉的張達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和他一樣，大埔出生長大的孩子，日常走過的橋、念過的學校、看病的醫院，很多都是田家炳修建的。

「我從沒想到，到了廣州唸書，在大學校園還見到田家炳大樓，當時的那種驕傲感就很強烈。」如今在大埔高陂鎮政府工作的張達柯說，每天很多工作和田家炳基金會有關聯，而妻子現更在田家炳二中教書。

在張達柯看來，田家炳滲透在大埔年輕後輩生活的角角落落中，給予他們這一代無盡的精神財富和激勵。此外，當地大批「70後」民眾受益於田家炳的辦學教育，早年走出家鄉，到珠三角甚至海外安家立業。



過去30年來，田家炳投入3億多元建設家鄉，其中一半以上用在教育。圖為田家炳生前與梅州大埔的學生在一起。受訪者供圖

「沒有田老先生 老家落後廿載」

1991年，饒家女初入縣城求學，「田家炳職業學校」幾個大字映入眼簾，當時的饒寶蓮並未多想過這個名字有何意義。

近30年過去，如今擔當佛山剪紙傳承人的饒寶蓮，不僅成為佛山的「文化名片」，也是廣東文化交流大使之一。田家炳去世的那一天，饒寶蓮在朋友圈編輯了長長的一段文字，表達她對這個家鄉前輩的敬仰。饒寶蓮坦言，雖然是很質樸的一段文字，但來來回回編輯了好多遍。

結緣剪紙典禮 難忘五度同台

「因為田老先生的一生，哪裡是我一段文字就可以概括懷念的。」饒寶蓮有遺憾。少女時期求學期間，站過田老身邊，前前後後有四五次。最近的一次就是1991年自己所就讀的田家炳職業學校舉行落成典禮，田家炳回來剪綵，饒寶蓮被選拔成為學校禮儀隊的一員，就站在田家炳的左側。

「當時他用來剪綵的剪刀我就收藏了。」那時候，饒寶蓮當然想不到後來的事業會和剪刀結緣。27年前能被選拔進入學校的禮儀隊，饒寶蓮至今還記得那種自豪感。

女生都是統一的白襯衫、黑裙子，梳高高的馬尾，穿黑色小皮鞋。「穿上那一套衣冠，真的看到自己最好看的樣子」。饒寶蓮所在的禮儀隊，因為表現大方且突

出，被保留為固定的禮儀隊。饒寶蓮從1991年到1994年畢業，在校期間，她作為禮儀隊員和田家炳先後同台過5次。「那時候就感受到他一筆一筆的錢往家鄉送。不僅是建學校，還有同時期辦醫院」。

赤子之心感人 遺憾未能拜訪

1994年畢業後，饒寶蓮跟隨姐姐的步伐，前往佛山尋求發展，當起幼兒教師。

她感歎，當初如果沒有田家炳先生在家鄉興辦教育，自己有可能就不會讀學前教育，也不會做教師，也很難在後面遇到貴人的啟發和剪紙結緣。饒寶蓮說，「也許我的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」。

「其實我挺愧疚的，出來工作後的十多年，一度把田家炳先生的事跡忽略掉了。」原來，饒寶蓮的老家對有錢人做慈善也存在偏見——「認為他們是在用錢抵罪」。直到四五年前，饒寶蓮得悉田老為履行捐款承諾，賣掉最後一棟別墅而住在普通公寓，她才完全改觀。

饒寶蓮一直希望帶着自己的剪紙作品去拜訪田老，但因為工作錯過機會。如今翻起舊相冊，5張老照片，成為饒寶蓮感恩這份同鄉情的珍貴記憶。

饒寶蓮說，我們走出來了才更明白，老家倘若沒有田老先生這份赤子之心的反哺情愫，至少還要落後一二十年。

他活在我們生活中的角角落落

記者手記

從大埔縣城到田家炳的老家銀灘村，驅車前往需40分鐘。如果不是牌匾指引，田家炳的祖屋在客家老屋聚集的鄉村中並不引人注目。如今，村裡的年輕人幾乎都外出務工或定居了，留守老人依然習慣田間耕作的生活。

村支書告訴記者，現在村裡只有7個孩子留在老家上學，以前高峰期150多個孩子的朗朗讀書聲，早已成為記憶。不過，在村支書看來，孩子們早年受了教育，現在都能夠在珠三角各個城市立足，把家安到了城裡。作為長輩，沒有什麼比這更開心的事情了。

為了使校舍不被荒廢，村支書把村委會辦公場地搬到學校。接下來，田家炳祖屋將修建博物館，承擔現在祖屋的展覽功能，祖屋將還原面貌。未來也將和

十里之外的李光耀故居，打造成名人故居旅遊線。

村支書續說，田家炳在自傳裡提過對老家銀灘村有遺憾，沒有更好的去建設這裡。但在村支書看來，村裡現在還有一座田家炳修建的銀灘水電站，依然在繼續發電運營，每年為村裡創造2萬多元的收入，幫助村裡支出道路維護、路燈等日常維護的費用。

和記者同行的年輕鄉親告訴記者，在大埔的老家小小，田家炳這三個字早已成為「常識」，滲進民眾的日常生活。一位80後回鄉創業的女孩告訴記者，在大埔，我們一出生就要走他修的橋，去他捐資的學校讀到高中畢業。另外，看病也是田家炳醫院，廣場休閒也有「家炳星」可供仰望。「他會活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角角落落，不會隨着建築的風化而褪色」。



1989年，田家炳回到闊別43年的家鄉梅州大埔銀灘村，定下發展桑梓善業的大計。田家炳基金會供圖



1991年，田家炳職業學校落成典禮，饒寶蓮（右三）作為禮儀隊員站在田家炳（右一）身旁。受訪者供圖

數讀反哺情義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中學： | 11所 |
| 小學： | 22所 |
| 幼兒園： | 3所 |
| 醫院： | 23所 |
| 橋樑： | 約138座 |
| 道路： | 6條 |
| 體育中心： | 1座 |
| 青少年文化宮： | 1座 |
| 科技教育電視台： | 1座 |
| 廣播電視中心： | 1座 |
| 政協、僑聯辦公大樓： | 1座 |
| 三河鎮自來水廠： | 1座 |
| 銀灘水電站： | 1座 |
| 良江渡輪： | 1座 |
| 梅河河堤： | 1座 |
| 縣資訊培訓大樓： | 1座 |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帥誠 整理



田家炳在大埔捐建的高級職業學校。



田家炳在大埔捐建的人民醫院新住院大樓。



田家炳在大埔捐建的大橋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

鄉親集體回憶

8號餐吧創始人 鄧聚鳳：

田老先生回鄉為捐助項目剪綵時，我都有機會當啦啦隊在路旁歡迎。小時候只覺得好玩熱鬧，如今回想起來，才了解到田老是通過一己之力，把「陽光燦爛的日子」普照給鄉親，成為我們的集體回憶。

大埔縣田家炳高級職業學校招生就業室副主任 鄧建芬：

從1991年至今在田家炳職業學校任教，多次見到田老先生心繫教育的親和面容，作為一個教育從業者，一直受到他的諄諄教誨，未來要為家鄉培養更多人才，才不愧為老先生的殷切希望。

田家炳第二中學副校長 謝海山：

在家炳二中教學22年，每年開學，學校都會給新生講述田家炳的故事。逢周一升旗，校長都會和同學不斷溫習田老先生的辦學精神。這裡每一個學生心中都有一幅獨家的田老先生素描圖。

高陂大橋旁龍空村民 阿萍：

從小生活在韓江旁，小時候過江要坐船。後來田家炳為我們修橋修路，家門口有了橋，江兩邊活動也多了。有段時間橋樑在維修，就發現現在的生活再也不能少了這座橋了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帥誠 整理